

离散

族裔文学批评读本

——
理论研究 with 文本分析

New Approaches to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ory and
Textual Criticism



徐颖果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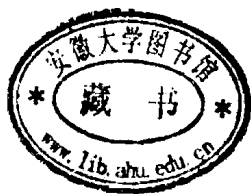
**New Approaches to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ory and Textual Criticism**

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

——理论研究 with 文本分析

主 编 徐颖果

副主编 苏 擘 孙 乐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理论与文本分析 / 徐颖果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ISBN 978-7-310-03815-2

I. ①离… II. ①徐…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724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320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Acknowledgements

I am grateful to those whose contributions have made this volume possible. I want to thank, in particular, various publishers in North America for giving me permissions to reprint their materials in the volume. These publishers includ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the Journal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corporate.

Some contributors of the volume allowed me to use their publications in their translated forms, contributors that include, among others, Vijay Agnew, Frank Chin, Gopinath, Shirley Geok-lin Lim, Jinqi Ling, Deborah Madsen, Rolland Murray, Sau-Ling C. Wong, and Shaobo Xie. I wish to thank all of these people for generously sharing their scholarship with the readers of this book, as well as those whose articl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current volume but whom could not be reached through ordinary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While I regret not being able to hear from these authors' publishers, I want them to know that they can reach me at any time and that I appreciate their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is volume.

May 16, 2011

目 录

绪论.....	徐颖果 / 1
---------	---------

第一部分

离散与文化记忆.....	安华 / 33
美国是后殖民主义吗：跨国主义、移民及种族.....	珍妮·夏普 / 51
离散理论的历史与前瞻.....	凌津奇 / 71
去国家化之再探：理论十字路口的亚美文化批评.....	黄秀玲 / 91
语言问题.....	维基·安格纽 / 126
离散时代的种族特征.....	R. 拉达克里希南 / 149
后殖民主义问题再思考.....	谢少波 / 161
离散文化视角下的美国文学及其发展趋势.....	徐颖果 / 173

第二部分

乘巴士漂零异乡——雷金纳德·麦克奈特、后现代主义与回归主体.....	罗兰·默里 / 187
从南亚到南非：后殖民时代的其他离散族群研究.....	帕拉维·拉斯托吉 / 218
旧离散、新跨国以及全球华裔英语文学.....	林玉玲 / 243
双重否定的修辞格——加拿大华裔离散文学.....	黛博拉·迈德森 / 260
迈向南北视角：凯伦·山下跨国地理中的日裔迁徙.....	凌津奇 / 269
《唉咿！亚裔美国作家选读》序言.....	赵健秀等 / 290
《大唉咿！亚裔美国作家文选》序言.....	陈耀光等 / 301
重读《唉咿！》：写在修订版之前.....	赵健秀等 / 308
华裔和日裔美国文学简介.....	324
后记.....	348

绪 论

第一节 离散批评与离散文化

离散批评 (Diaspora criticism)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离散族裔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理论, 主要研究人类历史上较大范围的迁徙移居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离散族裔与当地居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的适应、冲突和融合等问题。1991 年《离散族裔》(Diaspora) 杂志的创刊, 标志着离散文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开始, 也标志着跨国主义和全球化课题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大学的课程计划。离散理论一经产生便迅速成为热点,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离散文化理论不可避免地成为 21 世纪的主要批评理论之一。^[1]

离散理论研究领域涉及文学、人类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由于文学是从文化连接中发展而来的, 文学具有直接、鲜活、具体、真实的文字力量, 因此运用文学来学习文化在近几年中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鉴于美国的族裔文学作家的离散群体文化背景, 用离散理论研究包括美国华裔文学的族裔文学, 不但能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 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 也提供了研究族裔文学的批评视角。

在世纪之交之际, 离散理论已经一跃而成为研究美国文学的中心理论之一, 因为在后现代观念框架中, 边界和非中心的是关键的。后现代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民族和各种文化的联系日益加深: “在相互关联的全球化空间里, 差异的表述已是文化和政治的需要。全球和本土的密不可分, 使得‘全球兼本土’(glocalism) 这样

的二律背反逻辑看法 (paradoxical view) 进一步为人们所接受。”^[2]可以说离散群体已经具有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从离散批评的角度审视美国文学, 将引起对美国文学史的修订, 而通过修订文学史, 离散族裔可以主张当下的权利, 因此离散批评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据 1990 年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调查, 在美国人口中, 580 万人有德国血统, 390 万人有爱尔兰血统, 330 万人有英国血统, 240 万人有非洲黑人血统, 150 万人有墨西哥血统, 100 万人有法国血统, 90 万人有波兰血统, 60 万人有荷兰血统, 60 万人有苏格兰血统, 55 万人有犹太人血统。^[3]这种多族裔的混合血统的人口结构, 是使美国在文化上不同于其他许多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从美国人对自己血统渊源的申明, 也可看出他们对族裔背景的重视。美国人的族裔特点如此之突出, 以至于有美国学者说: “如果所有的社群都来把自己素描一番, 就会发现他们都是族裔群体。”^[4]既然现在被认为是主流的群体其实和支流一样, 都是族裔的, 那么, 就有了重新定义主流的需要和声音, 比如前哥伦布基金会。该基金会认为将美国文化定义为“主流”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狭义的概念, 因此视重新定义主流为其主题、主旨和使命,^[5]并且认为“多元文化”并不是对某一类别的美国文学的描写, 而是对所有美国文学的定义, 认为差异不仅仅是构成美国大熔炉的成分, 而且是构成美国文化独特结构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整体包括部分。谁也不例外。^[6]因此, 从离散文化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文学, 是美国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课题。

离散 (Diaspora) 一词的定义

Diaspora 一词源于希腊语 speiro, 该词是“撒种”之意, dia 是“分散”之意。从词源上讲, 该术语被认为最早出现在希腊译本《旧约》的《申命记》中, 特指犹太人的离散处境 (《申命记》28, 25)。^[7] Diaspora 一词在词典中一般只有大写形式, 小写的 Diaspora 至今尚未被电脑的词库接受, 往往呈现出拼写错误的符号, 包括该词衍生

出的形容词 diasporan 和 diasproci。Diaspora 的复数形式也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字典里找到,目前大多数拼写检查程序也不能识别 diaspora 的复数形式。^[8]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甚至连《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都未提及“离散族群”这个术语。《新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也是在 1993 年版本中才有史以来首次对该词增加了如下内容:“居住在故国之外的人们的生存状态”。^[9]

随着后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该词开始被用作一个普通的、有小写形式的词汇。小写的 diaspora 可以用来指涉任何生活在故国以外的离散群体,而不是像在《旧约》中那样,只适用于犹太人。Diaspora 一词还获得了新的含义,指在家园以外生活而又割不断与家园文化的种种联系的群体。^[10]不仅如此,随之衍生出该词的形容词 diasporic 和指离散个体的 diasporan,比如:Chinese diasporan, diasporic studies, the Chinese diaspora, 甚至复数形式 diasporas。更有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离散过程”(diasporization)一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离散是一个过程,离散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理解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多方面的抵制。^[11]在后殖民理论的关照下,diaspora 一词还滋生出“跨民族的”、“跨文化的”的含义,从而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视角,给身份研究开辟了新的视线和思路,特别是对族裔文学研究,更是开辟了新的视野。

离散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那时大多数的地理界限划分得并不清楚,即使是在强大的埃及、亚述、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帝国时期,他们的统治者也很难有效地阻止自由人或奴隶冒险跨越疆界迁移到别的地方;同时,统治者也不能阻止外国迁移者进入他们的边疆地带定居。以上因素推动了最早的一些离散族裔定居区的建立。^[12]

研究表明:海外大量汉族居住区最早出现在公元 13 世纪。在 1276 年蒙古征服之后,大规模的汉族群体开始移民国外。^[13]加布里埃尔·谢弗(Gabriel Sheffer)认为,中国的第二次移民潮始于元朝(1260-1368)并得到朝廷的鼓励。元朝的统治者对建立贸易殖民地

（显然，与希腊、亚美尼亚的扩张类型相同）非常感兴趣。14 世纪后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中国人在柬埔寨、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定居。15 世纪，中国在泰国建立殖民地。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中国殖民地一跃成为现在的菲律宾。总之，从 17 世纪开始，中国离散族群居住区就在世界各地建立。^[14] 中国人移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普遍被认为发生在 19 世纪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美国生活，移民美国的华人已经衍生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第五或更多代。在 21 世纪的今天，离散华人在美国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使得华人离散群体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2000 年的统计表明，在美国的华裔有 240 百万，是最大的亚裔群体之一。^[15] 研究华人离散群体的文化构成，对于研究作为离散群体的总体的文化特点具有样板的作用。离散群体生活在远离故土的居住国，虽然在不断融入居住国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为了适应而调适、而改变，但是他们仍然是具有可辨的文化共性的离散民族群体。因此，研究离散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离散文化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离散理论探讨身份政治、移民主体性、身份认同、群体生物分类和双重意识等问题。离散批评在研究各种离散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区别的延续和断裂，以及一种社会形成及其文化和美学作用的延续和断裂方面，有着极强的优势。^[16] 目前离散批评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离散族裔的身份界定；二，由族裔离散引起的跨国文化流动；三，全球化语境下的离散族裔问题。^[17]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一种，即对离散族裔的界定，和探讨离散族裔的形成及其文化身份问题。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除了以上特征之外，离散族裔的文化渊源，中国文化与华裔居住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居住国文化对离散族裔的影响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形成离散话语的各学科可分为两大派。一派可称为社会人类学派，其主要方法是通过个案研究，对离散群体的多样性进行分类，再归纳离散的各种特征。另一派可称为文学文化研究派，着重研究当代文化生产中形成的离散意识和形式。^[18]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不同

于其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特点，离散批评理论给近几十年兴起的族裔文学批评提供了非常适合的理论视角。不仅如此，离散批评理论也给从族裔的视角重新审视美国文学发展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离散意识和形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离散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离散群体生物意义上的族裔特点与其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族裔性（Ethnicity）是建立在共享文化传统的概念之上的。一个族裔群体是共享一个历史、一种文化，或有共同祖先的人的集合。^[19]在要求平等的问题上，一个族裔的群体很容易有共同的立场。这时，他们族裔的血缘关系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但是，有共同生物特点的族裔群体是否都有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呢？

弗朗兹·博尔斯（Franz Boas）提出，文化与生物特点和所谓的“种族”特点是分隔开来的。^[20]这个观点质疑血统在文化身份认同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挑战白种人对有色人种以肤色划分的合理性。雷蒙德·斯卡品（Raymond Scupin）认为，文化这个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一切产品，非物质的文化指人类社会中无形的产品，如象征、语言、价值观念、信仰和道德标准。^[21]由于族裔性是建立在包括语言和其他一些后天习得的价值观念、信仰、道德标准等非物质文化之上的，因此可以理解为族裔性不是生理上的传承。^[22]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泰勒。泰勒认为，文化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生物特点是通过基因传给个人的，而文化是通过习得或人类学家所谓的“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来传播的。文化由一个社会里共有的实践和理解组成。^[23]

加布里埃尔·谢弗指出：离散族群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构成，它与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关系永远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离散民族产生的原因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迫，他们自视属于同一族裔，却永远作为少数民族定居在某一居住国。他们与心目中的故国保持着经常的或不经常的联系。离散族裔作为集体都倾向于永久定居在居住国，与这个民族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积极参与文化、社会、经济或政治活动。诸多的活动中就包括离散族裔建立的国际网络。这些都反映了离散族裔、居住国、祖籍国和国际参与者之间的复杂关系。^[24]

萨德什·米什拉 (Sudesh Mishra) 定义离散群体有六个外在特点：^[25]

1. 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被迫从一个特定的起源中心向两个或多个多周边或外国区域流散。

2. 他们保留着共同的记忆、视域或关于他们原初的家乡的神话，以及他们的实际居住地、历史和成就。

3. 他们相信他们不能或很可能不能完全地被原初的社会接受而感到部分远离和分离。

4. 他们认为祖先的家园是他们真正的、理想的家园，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在条件合适的时候会最终回归家园。

5. 他们相信他们应该集体致力于保持或重建他们原初的家园和他们的安全与繁荣。

6.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们共同的故乡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他们的种族集体意识与相互间的团结。

毋庸置疑，离散群体的生物族裔特征并不代表他们的文化。身份是有遗传功能的，但是，所遗传到的不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份，而是一种文化。文化身份既是对出身和生物身份的外延，也是对出身和生物身份的批评。W.E.B. 杜博依斯提出：世界的历史并不是个体的历史，而是群体的历史；它不是国家的历史，而是种族的历史，忽略或者无视人类历史中的种族思想的人，是在忽略或无视所有历史中的中心思想。对于美国南部的作家来说，种族身份是由他们的文学和文化视野所框定的。^[26] 就是说，身份是可建构的。正因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可建构性，离散文学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因为离散作家要通过文学建构自己的历史，并通过改变历史，进而改变有关他们文化和身份的模式化概念。

文化身份问题是族裔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往往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阐释。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份”总结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为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

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27]第二种立场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它们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在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于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而固定在某一本质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笃定我们的自我;过去的叙事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我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的名字。^[28]

综上所述,族裔群体的文化身份既是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后殖民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离散批评和全球化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族裔身份进行阐释,各有侧重点。然而,虽然对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有些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比如下述问题。

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

首先,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这个群体中的个人,离散族裔的民族认同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会随着生活环境和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华裔的身份认同,曾经经历了拒绝认同于美国人、接受同化和认同于美国人三个阶段。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几十年中,移民美国的华人总体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以回归家园作为在美国挣扎打拼的强大动力。当时的排华法案,使得华人即使有同化的愿望,也无法实现。陈素贞指出:只有认识到他们既是移民,也是非白人的少数族裔,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作为移民,他们面临的生存问题和许多欧洲裔移民是同样的,但是作为外表明显不同于白人移民的少数族裔群体,华裔一直被看成是“永久的外国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及其主体政治。^[29]即使他们接受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以及行为方

式，他们也还是被看成“模范少数族裔”，还是不能享有欧洲裔美国人所享有的种种权利。^[30]

定居在居住国的离散群体在异国他乡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为了生存和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发展，离散群体需要有等同于居住国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争取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是他们首先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表明他们和其他公民别无两样，有些人会有意识地弱化他们的族裔性。^[31]

美国华裔在一部分人挣得平等的社会地位，一些甚至比其他美国公民都更平等时，华裔群体之间的差距拉开，在身份认同上也会产生同样的差异。由此可见，离散群体不可能共享一个身份。一个族裔群体毫无例外地认同于一个身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除了族裔，阶级、性别、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在决定着一个选择，而每个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都各不相同，每个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情况也不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固定的、不变的、单一的华裔群体身份是不存在的。斯图亚特·霍尔说，移民群体是通过改造和差异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来更新自身的身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离散身份的多样性、异质性和杂交性是离散群体文化身份构成的特点。与此相反的所谓的“固定身份”，被巴巴认为是殖民主义文化机器的策略之一，借以维系殖民统治。^[32]

离散族群的同化问题

人类学家把同化分为三种——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和生物同化。文化同化指一个族裔群体接受另一个族裔群体的文化特质，包括语言、宗教、价值观念和新信念。文化同化发生在一个从属的族裔群体接受另一个族裔群体的文化，而文化传授（acculturation）指全面调适和接受占主导地位的族裔的文化。^[33]

加布里埃尔·谢弗指出，现在的大多数离散族裔的成员都尽最大的努力在居住国从容地生活。^[34]当解决了生存的根本问题之后，离散族裔面临在同化与不同化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可能选择同化，也可能选择不同化，或者选择认同居住国文化，但是保留故国文化传

统。加布里埃尔·谢弗的研究表明,历经几个世纪,在这些离散族裔中,这些传说依然鲜活,记忆依然清晰。对于从古代或中世纪存留下来的古老离散族裔(犹太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来说,他们对故国的情感、归属感帮助他们治疗离散族裔在居住国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活的创伤。对这些离散族裔来说,他们的故国依然是他们深爱的土地。^[35]

而有些离散个体则作出相反的选择。他们选择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不被完全同化。“融合策略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居住国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而不被同化。这就是说离散族成员努力赢得与居住国社会大多数人一样的个人、社会、经济、政治权利,并与他们一样拥有平等的地位。采用这种策略时,一些离散族裔减少其民族特征,并断开与故国的联系。然而他们仍会留有民族文化特征,承认自己的出身。”^[36]

离散族裔的生理特点和对居住国文化的认同,使得指代他们的名词中多了一个表明其族裔特点的形容词,以区别于其他的美国人。比如华裔美国人 Chinese American 中的 Chinese。这个形容词既能将离散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而且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还可以用来指“无疆域性身份”的跨国族群,即那些拥有混合特征的族群,他们与已远离的故国的任何领土都毫无关系。^[37]

生物同化问题中还存在一个相貌的问题。1684年,一个叫弗朗索瓦·伯尼尔的人研究了面部、身体和种族划分之间的关系。伯尼尔被认为是创造了“种族”(race)这个术语的人,所以说,从根上讲,“种族”(race)一词被确定为一种与相貌特征有关的划分方式。实际上,种族至今仍然是按照共有的原型特征来理解的。^[38]至今,大家区分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大约还是按照其相貌来判断的。汤玛斯·F. 戈塞特在《种族:美国想法的历史》中指出:“企图把相貌特征与种族差异联系起来的相貌科学已经存在很久了。”^[39]由于华裔在肤色上和相貌上都有不同于其他族裔的特点,所以,在同化时从外形上无法和白人一致的事实,使得生物同化成为不可能。在白人的人群中,亚裔永远无法完全消失在其中。这种相貌特征,也给种族

主义一种借口。

与离散族裔紧密相关联的文化身份问题不仅是美国华裔关心的问题，也是全球后殖民语境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发掘和再现被压抑者的历史，是后殖民批评的重要课题。文化身份更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与文化身份紧密相关的另一个母体，就是离散群体的家园问题。

第二节 家园与身份

离散群体的家在哪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离散文学的永久主题，因为它直接关联到离散族裔的身份认同这个重要问题。毫无疑问，离散群体离开故国的家园，定居在居住国。故国和定居国两者之间哪一个他们的家园所在？如果是前者，他们会不会回归家园？如果是后者，他们和故国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两者都不是，他们的家园在哪里？如果家园意味着归属感，意味着认同感，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家园的关系是什么？

后殖民理论家巴巴认为，离散者是离家者（unhomed），但是因为有“非家幻觉”（the unhomely）的伴随，离家者事实上并非无家可归（homeless）。^[40]那么离家者的家在哪里呢？在英文中家和房子是两个不同的字。家是 home，房子是 house。而在中文里，家就是房子。家园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地理位置，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栖息地。用加斯頓·贝齐拉德的话说，房子是“最强有力的心理空间意象”（psychospacial image）。在这个意义上，房子与家的概念可以互换。“家”不仅是居住的空间，而且带有养育、起源、归属的意味。凯瑟琳·柯比（Kathleen Kirby）把“家”当作是“一个用墙围起来的归属地”，不仅是“一个三维的结构”，还是一个“在观念中的标志”，有无数的词语来描述家这个概念，其中有栖息之地、家园、家、居住地、住所、住地、居处，等等。^[41]“家”是一个人的归属地，是一个人的归宿。因此，对于离散群体，家代表归属。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寻找家园的过程。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家”或“家园”是一个永恒的母题。汤亭亭在《中国人》中歌颂了中国移民在美国

建国历史上的贡献，将华人铁路工、甘蔗收割工、厨师、洗衣工等中国劳工写入文学作品。汤亭亭解释说：“我在这本新书中所做的就是伸张华裔在美国的权利，这一主张贯穿了书中所有的人物，购买住宅就是一种方式，它说明美国才是自己的国家，而不是中国。”^[42]汤亭亭、徐忠雄、赵健秀等华裔作家，都非常关注华裔的家园所在，探讨华裔的家园感觉。汤亭亭在《中国人》中，通过表现第一代华人移民对故国的思念，用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元素，创建了华裔认为的故国家园；徐忠雄的小说《家园》，更是以家为主题，通过命名，用话语建构了华人的精神家园，探讨了离散华人的归属。

离散作家笔下的故国家园，永远不能摆脱虚构的成分。他们对故国家园的描述，建立在记忆和想象的基础之上。他们作品中的家园，甚至只是一种文学创作。因此，离散文学中的“家”，便成为一个想象的地方，是一个精神家园。

离散群体的精神家园是心目中的理想。当这个家园给他以精神力量的时候，这个家园是存在的，有激励作用的；但是当这个精神家园证明不是他所想象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家园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实际作用的。正像一位少数族裔的女性电影人所说：“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女性，我……作为一个亚裔美国女性，我……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和一个……我不是外国人，却又是外国人。有时被自己的家园拒绝，有时由于需要而被接受。家园既有用又没用。”^[43]

抽象的家园具有游离不定的特点。由于这样的家园存在于离散族裔的心中，因此离散族裔的家园也是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中、永远处在重塑中的意象。它是动态的。借用奥斯德立兹关于语言流动性的思想，克里斯托弗·C. 格雷戈里-盖德（Christopher C. Gregory-Guider）用“intertopography”一词来指涉西博尔德（Sebald）作品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散之旅（inter-topos），以及唯有这样的旅途才是他们真正的居住之地的意思。“我们总是在这里/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在有許多不同地理印记的荒无人烟的地方。”^[44]离散群体的家园是动态的，家随人动。离散群体的家园，就在他们

迁移的旅途中。

正因为如此，离散群体的家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抵达的家。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及非洲与非裔美国人身份的关系时说：“……它是否是我们身份的本源，经过 400 年的置换/肢解和流放而丝毫没有改变的身份，我们能否以终极的或直接的意义回归这个身份，是更值得怀疑的。原来的‘非洲’已经不在那里了。它也得到了改造。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不可颠倒的。我们不能与西方同谋，西方恰恰是通过把非洲僵化为一个原始的、亘古不变的过去而占用非洲，将其规范化。”^[45] 霍尔进而阐明了加勒比人与非洲的关系：“加勒比人最终必定要考虑非洲的，但不可能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恢复。”他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它不可改变地属于爱德华·赛义德曾经说过的“想象的地理和历史”，它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已经获得了我们可以命名和感觉的想象或比喻的价值”。我们对它的归属构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称的“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个非洲是加勒比人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却不能在直接的意义回归它的家园。原因是，“非洲”成为“我们政治/记忆和欲望所重述的非洲”。^[46]

美国学者帕拉维·拉斯迪戈（Pallavi Rastigo）的一篇讲述印度人与非洲关系的文章，也许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帕拉维·拉斯迪戈指出：“如果印度族群的确有家园的话，它也不是对想象中的印度的回归，这个家园也是建构在‘面孔熟悉’的非洲本土人之间的。”^[47] 帕拉维·拉斯迪戈在《约吉人》（*The Yogi*）一书中，进一步强调了印度人与非洲的关系，在那本书里，印度人认同于非洲黑人，而不是脑海中抽象出来的印度人。

离散族裔的家，与其说是一个地理位置，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感情空间。对故国的认同，从物质的寻找转换为一种情愫。故国成为一个假想的理想归宿。家园不再是离散族裔离开的地方，而是他们希望皈依的地方。这种希望之乡对于离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创作题材。约瑟夫·布罗德斯基（Joseph Brodsky）在《放逐的条件》（“Condition of Exile”）中谈到，对家园